

上海古籍出版社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己卯本)

古本小說集成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日
本
原
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
工作委員會規劃重點項目

古本小說集成編輯委員會

顧問

周 林 鮑正鵠 顧廷龍

編委

安平秋 李田意 李致忠 柳存仁

侯忠義 馬幼垣 袁世碩 徐朔方

章培恒 楊牧之 魏同賢

前言

魏同賢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抄本，存第一回至第二十回、第三十一回至第四十回、第五十五回後半回至第五十九回的前半回、第六十一回至第七十回，其中第六十四回、六十七回原缺，由武裕庵「按乾隆年間抄本」抄補。正文有雙行夾評、行間評、眉批及回前後總評。由于有「己卯（一七五九）冬月定本」、「脂硯齋凡四閱評過」字樣，被紅學界認為是《紅樓夢》脂評系統中的一個早期重要抄本，并被簡稱為「己卯本」。

第五十五回後半回至第五十九回前半回為中國歷史博物館收藏，其餘均為北京圖書館收藏。北京圖書館收藏部分現知最早收藏者為近人董康。董康字綬經，別署誦芬主人，清末進士，法學家，卒于一九四六年左右，喜好刻書，著有《書舶庸譚》。己卯本後來轉歸陶洙，陶洙校錄補抄，用墨筆補足了第一回原缺的三葉半和第十回原缺的一葉半，又據庚辰本補抄了第二十一回至第三十回，用藍筆過錄了甲戌本的全部批語和凡例，用朱筆過錄了庚辰本的全部批語，並據甲戌本和庚辰本校改了正文，凡此，均破壞了原書面貌，給研究工作帶來了不便。為了恢復原書面貌，上海古籍出版社于一九七九年着手影印該書時，在馮其庸的主持下，不僅匯印了北京圖書館和中國歷史博物館收藏的部分，而且剔刪了明顯屬於陶洙校錄補抄的手蹟，這無疑是件好事。

己卯為乾隆三十四年，在脂評傳抄本系統中，該書的底本顯然較早，當時曹雪芹尚在世，所以該抄本在保存作者原稿面貌上具有較高價值。至于該書的抄主（抄寫者或抄寫主持者），經過吳恩裕、馮其庸的考察，從避「祥」、「曉」字諱推斷，當是避康熙第十三子允祥和允祥第七子弘曉諱，允祥被封怡親王，弘曉襲怡親王爵，因此，該書當為怡親王府第二代主人弘曉時傳抄物。以此同雍正二年（一七二四）在曹頌奏折的朱批相對照，諸如「你是奉旨交與怡親王傳奏你的事的，諸事聽王子教導而行」、「若有人恐嚇詐你，不妨你就求問怡親王。況王子甚疼憐你，所以朕將你交與王子」可見曹家同怡親王的密切關係。

現據一九八〇年五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影印，原書板心高三二五毫米，寬一三三毫米。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出了線裝影印本後，又出過一個平裝影印本。當時為了使讀者了解己卯本上陶洙抄補上去的文字（包括正文及批語）的情況，曾選開頭由其補抄的四面以及現存己卯本之第一面，第三回之第一面，第五回之第一面作為附錄。現仍作為附錄，附在書末。

護官符下小註

賈不假白玉為堂金作馬

寧國榮國二公之後共二十房分除寧榮親派八房在都外現原籍住着十二房

阿房宮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介

保齡侯尚書令史公之後房分共十八房都中現住十房原籍現居八房

東海缺少白玉床龍王來請金陵王

都太尉流制璵伯玉公之後共十二房都中兩房餘皆在籍

豐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鈔

紫微舍人薛公之後現領內司帑項行商共八房



昌明隆盛之邦(七) 休長安大都

原书缺页

只以現花修竹酌酒吟詩為樂到是神仙一流人品只是一件不足如今年已
半百膝下無兒只有一女乳名英菊年方三歲一日炎夏永晝士隱于書房閑
坐至倦時擺書伏几少憩不覺朦朧睡去夢至一處不辨是何地方忽見那廂
來了一僧一道且行且談只听道人問道你携了這蠢物意欲何往那僧笑道
你放心如今現有一段風流公案正該了結這一千風流冤家尚未投入世
超此机会將此蠢物夾帶於中使他去經歷歷那道人道原來近日風流冤
孽又將造劫歷世去不成但不知落於何方何處那僧笑道此事說來好笑竟
是千古未聞的罕事只因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有絳珠草一株時有赤瑕
宮神瑛侍者日以甘露灌溉這絳珠草始得久延歲月後來既受天地精華復
得雨露滋養遂得脫却草胎木質得換人形僅修成个女体終日遊於离恨天

外飢則食蜜青菜為膳渴則飲灌愁海水為湯只因未酬報灌溉之德故甚至
五内便鬱結着一段纏綿不尽之意恰近日這神瑛侍者九心偶熾乘此昌明
太平盛世意欲下凡造歷幻緣已在警幻仙子案前掛了號警幻亦曾問及灌
溉之情未償趁此到可了結那絳珠仙子道他是甘露之惠我並無此水可還
他既下世為人我也去下世為人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淚還他也償還得過
他了因此一事就勾出多少風流冤家賠他們去了結此案那道人道果是罕
聞寔未聞有還眼淚之說想來這一段故事比歷來風月故事更加瑣碎細膩
了那僧道歷來几个風流人物不過傳其大槩以及詩詞編章而已至家庭閨
閤中一飲一食總未述記再者大半風月故事不過偷香竊玉暗約私奔而已
並不曾將兒女之真情發洩一二想這一千人入世其情痴色鬼賢愚不肖者

悉與前人傳述不同矣。那道人道：「趣此何不你我？我也去下世度脫几个。豈不是一場功德？」那僧道：「正合吾意。你且同我到警幻仙子宫中，將這蠢物交割清楚。待這一干風流孽鬼下世已完，你我再去。如今虽已有一半落塵，然犹未全集。」道人道：「既如此，便隨你去來。」却說甄士隱俱听明白，但不知所云蠢物係何東西。遂近前施札笑問道：「二仙師請了那僧道也？」荅札相問。士隱因說道：「適聞仙師所談，因果實人世罕聞者。但弟子愚濁，不能洞悉明白。若蒙大開痴頑，脩細一聞，則洗^{弟子}耳諦听，稍能警省，亦可免沉淪之苦。」二仙笑道：「此乃玄机，不可預洩者。到那時只不要忘了我二人，便可跳出火坑矣。」士隱听了，不便再問。因笑道：「玄机不可預洩，但適云蠢物不知為何物，或可一見否？」那道人道：「若問此物，到有一面之緣，說着取出遞与士隱。」接了看時，原來是塊鮮明美玉，上面

字跡分明，銷着通靈宝玉四字後面，還有几行小字。正欲細看時，那僧便說：「已到了幻境，便強從手中奪了去。」與道人竟過一大石牌坊，那牌坊上大書四字，乃是「太虛幻境」，兩邊又有一付對聯道：

假作真時真作假

無為有處有還無

士隱意欲也跟了過去，方舉步時，忽听一聲霹靂，有若山崩地陷。士隱大叫一聲：「定睛一看，只見烈日炎、芭蕉冉、夢中之事，便忘了大半。」又見奶母正抱了英菊走來，士隱見女兒越發生得粉粧玉琢，甚覺可喜，便伸手接來，抱在懷內，聞他頑耍一回，又代至街前看那過會的熱鬧。方欲進來時，只見從那邊來了一僧一道，那僧則癡頭跣足，那道則跣足蓬頭瘋，顛、揮霍談笑而至。及到了他門前，看見士隱，抱着英菊，那僧便大哭起來，又向士隱道：「施主，你這

有命無運累及爹娘之物抱在懷內作甚士隱听了知是瘋話也不去採他那僧還說捨我罷，士隱不奈煩便抱女兒撒身進去那僧乃指着他大笑口內念了四句言辭道

慣養姣生咲你痴

菱花空對雪漸

好防佳節元宵後

便是烟消火滅時

士隱聽得明白心下猶豫意欲問他們來歷只听道人說道你我不必同往就此分手各幹營生去罷三劫後我在北邙山等你會齊了同往太虛幻境消歸那僧道最妙，說畢二人已去再不見个踪影了士隱心中此時自忖這兩個人必有來歷該試問一番如今悔之晚矣這士隱正痴想忽見隔壁葫蘆廟內寄居的一个窮儒走了出來這人姓賈名化字時飛別號兩村者

走打柴
係
胡
認也

人氏原係詩書士宦之族因他生於末世父母祖宗根基已盡人口衰喪只剩得他一身一口在家鄉無益因進京求取功名再整基業自前歲來此又淹蹇住了暫居廟中安身每日賣字作文為生故士隱常與他交接當下兩村見了士隱忙施禮陪笑道老先生倚門佇望敢是街市上有甚新文否士隱笑道非也適因小女啼哭引他出來作耍正是無聊之甚兄來得正妙請入小齋一談彼此皆可消此永晝說有便令人送女兒進去自携了兩村來至書房中小童獻茶方談得三五句話忽家人飛報嚴老爺來拜士隱慌的忙起身謝罪道恕誑罵之罪畧坐弟即來陪兩村忙起身亦讓道老先生請便晚生乃常造之客稍候何妨說有士隱已出前廳去了這里兩村且翻弄書籍解悶忽听得窗外有女子嗽聲兩村遂起身往窗外一看原來是个了坏在那里掐花生得儀容

不俗眉目清明雖無十分姿色却也有動人之處兩村不覺看得呆了那甄家
了坏插了花方欲走時猛抬頭見窓內有人幣巾旧服雖是貧窮然生得腰圓
膀厚面闊口方更兼劍眉星眼直鼻權腮這了坏忙轉身回避心下乃想這人
生得這樣雄壯却又這樣猥倭想他定是我家主人常說的什麼賈兩村了每
有意幫助週濟只是沒甚機會我家並無這樣貧窮親友想來定是此人無疑
了怪道又說他必非久困之人如此想來不免又回頭兩次兩村見他回了頭
便自為這女子心中有意于他便狂喜不禁自為此女子必是个巨眼英豪風
塵中之知己也一時小童進來兩村打听得前面留飯不可久待遂從夾道中
自便出門去了士隱待客既散知兩村自便也不去再邀一日早又中秋佳節
士隱家宴已畢乃另具一席于書房中却自己步月至廟中來邀兩村原來兩

村自那日見了甄家之婢曾回顧他兩次自為是个知己便時刻放在心上今又正值中秋不免對月有懷因而口占五言一律云

未卜三生願 頻添一段愁 悶來時欲飲 行去幾回頭

自願風前影 誰堪月下俦 蟾光如有意 先上玉人樓

兩村吟罢因又思及平生抱負苦未逢時乃又搔首對天長嘆俊高吟一聯云

玉在匱中求善價 釵于奩內待時飛

恰被士隱走來聽見笑道兩村兄真抱負不淺也兩村忙嘆道是敢不過偶吟前人之句何敢狂誕至此因向老先生何興至此士隱笑道今夜中秋俗謂團圓之即想尊兄旅寄僧房不無寂寥之感故特具小酌邀兄到敝齋一飲不知可納芹意否兩村听了並不推辭便笑道既蒙謬愛何敢拂此盛情說有便同

了士隱過這進書院中來須臾茶早已設下盃盤那美酒佳餚自不必說二人歸坐先是款斟漫飲次漸談至興濃不覺飛觥限筭起來當時街坊上家、
簫管戶、歌弦當頭一輪明月飛彩凝輝二人愈添豪興酒到盃乾兩村此時
已有七八分酒意狂興不禁乃對月寓懷口號一絕云

時逢三五便團圓

滿地晴光護玉欄

天上一輪輝捧出

人間萬姓仰頭看

士隱听了大叫妙哉吾每謂兄必非久居人下者今听吟之句飛騰之兆已見
不日可接履于雲霓之上矣可賀、乃親斟一斗為賀雨村因乾過嘆道非
晚生酒後狂言若論卒業之李晚生也或可去充數沽名只是目今行囊路費
一簣無措神京路遠非賴實字撰文即能到者士隱不待說完便道兄何不早